

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文化名人中,多有并称现象,如先秦哲学家老聃和周庄,就被合称为“老庄”,其学说也被称为“老庄思想”。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,就被合称为“孔孟”,其学说就被称为“孔孟之道”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、班固著《汉书》,开中国纪传体史学之先,就被后人并称为“班马”。至于文学领域中,作家并称的现象就更多了。如汉魏的“三曹”(曹操、曹丕、曹植)、西晋的“二陆”(陆机、陆云)、晋末宋初的“陶谢”(陶渊明、谢灵运)、初唐的“王杨卢骆”(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)、盛唐的“李杜”(李白、杜甫)、中唐的“韩柳”(韩愈、柳宗元)、宋代的“苏黄”(苏轼、黄庭坚)、明代的“钟谭”(钟惺、谭元春)、清代的“二冯”(冯舒、冯班)……掐指算来,几乎每个朝代

都有文学并称。如果把“建安七子”、“竹林七贤”、“大历十才子”、“永嘉四灵”、“前七子”、“后七子”、“唐宋派”、“桐城派”、“常州词派”等也算进去,那更是五光十色,琳琅满目,俨然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一道独特风景线,也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一大特色。毫无疑问,这些并称的产生和形成,都有一些缘由,也有各自的出处,绝非无中生有。或因兄弟关系,如“二陆”、“三袁”(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),或因诗风相近,如“王孟”(王维、孟浩然),或因题材相近,如高适、岑参都因写边塞诗闻名而并称“高岑”,或因词风相近,如苏轼、辛弃疾多写豪放词而并称为“苏辛”,或因共倡古文而得名,如韩愈、柳宗元皆因古文而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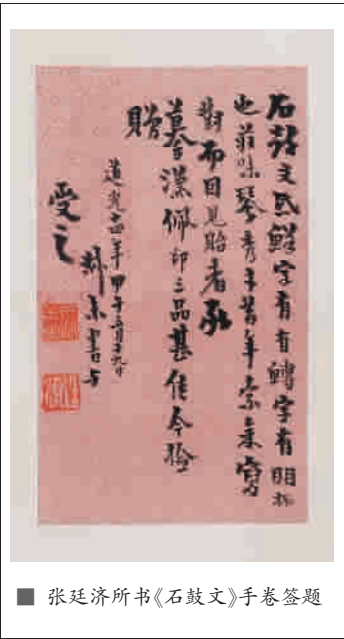
并称为“韩柳”,或以诗文主张相近而得名,如元稹、白居易因倡新乐府而被并称为“元白”,也有在诗体发展上共有贡献,如沈佺期、宋之问因在律诗上的成就而被并称为“沈宋”,张籍、王建皆擅乐府而被并称为“张王”。也有诗风不同但成就卓越而获并称,如李白与杜甫,也有同出师门而获并称,如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“俱游苏轼门,天下称为四学士”,即“苏门四学士”。诸如此类,不一而同。也有一人而获数种并称的情况,如王维除与孟浩然并称“王孟”,又与李颀因七律成就而并称“王李”,钱起与刘长卿并称“钱刘”,又与郎士元并称“钱郎”,韩愈除与柳宗元并称,又与孟郊并称“韩

孟”,刘禹锡除与柳宗元并称“刘柳”,又与白居易并称“刘白”。其中以苏轼的并称为多,除与辛弃疾因豪放词而有并称,又与家人并称“三苏”,与黄庭坚因诗而并称“苏黄”,与欧阳修因古文而并称“欧苏”,还因书法而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苏黄米蔡”,成为赫赫有名的“宋四家”哩!所以,中国古代作家并称最多者,非苏轼莫属。其次则有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谢灵运等。

依照今人的观念来理解并称,或以今人的方法加以排列,居前者总是比较重要,或是成就更高一些的,但古人不然,也并非如此考虑。撇开哲学不论,单就文学领域内的作家并称现象来看,其前后次序的排列,主要是根据平仄声调来定的,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平、上、去、入。凡姓氏属平声字,必在前;姓氏属仄声字,必在后。如“陶谢”、“王孟”、“韩柳”、“刘柳”、“元白”、“刘白”等无不如此。温庭筠的诗歌成就不如李商隐,但“温”是平声字,“李”是仄声字,世人并称“温李”,还是温在先。尽管王夫之说:“温、李并称,自古相语。飞卿,一钟馗傅粉耳;义山风骨,干不得一。”纪晓岚也说:“李义山诗,运意深曲,感事托讽,佳处往往逼杜,非飞卿所可比肩。”但后人仍是“温李”并称,从来没有颠倒过来。



每到寒暑假常听同事朋友抱怨家里保姆断档不知如何照顾一家老小,且不说我们当年没有保姆也就这样走过来了,其实只要到上海的市面上走走,就不难发现三种新型照护场所,能在你分身乏术时助你一臂之力,那就是为



张廷济所书《石鼓文》手卷题跋

便决定了前后顺序;沈佺期与宋之问并称“沈宋”,“沈”是上声,“宋”是去声,自然是“沈”在前“宋”在后了。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遍览历朝各代,作家并称,实以唐宋为高峰,汉魏六朝和元明次之,至清式微,多半换成地名了,如“岭南三大家”、“桐城派”、“常州词派”等。比较下来,作家并称又以诗人居多,其次为散文家和辞赋家,词家又次之。明清的小说戏曲很发达,小说家和剧作家比比皆是,却鲜有并称现象。至五四新文学崛起,虽然偶有“周氏兄弟”的提法,但作家并称的现象已然消失,几乎不存在。但其作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现象,还是不应忘记的。



不同人群解决后顾之忧的老人日托所、幼儿托班和宠物乐园。老人日托所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养老模式,由社区创办,内有电视、厨卫、音响等休闲设施,老人可

新春伊始,由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博物馆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的“墨影斑斓 石鼓齐鸣——《石鼓文》善本新年大展”,将在2月1日下午2点在上海图书馆开幕,展览图录《石鼓汇观》也同时发行。图录汇集了各时期的《石鼓文》善拓,可谓琳琅满目,精彩纷呈。闻名海内外的安思远旧藏《石鼓文》拓本,旧为潘奕隽、吴云、李启严递藏。2018年11月嘉德秋拍,与“安思远旧藏善本碑帖十种”一同,以1.9亿元人民币落槌拍出。此本第二鼓第五行“黄帛”两字完好,且其左侧未见丝毫石花。第二鼓第六行首字完好,极为珍贵。由于北京嘉德拍卖公司的支持与协调,此善拓列《石鼓汇观》一书之首,嘉惠艺林,赏者眼福无量!

明代中期拓本,因第二鼓第五行“黄帛”二字不损,故称“黄帛”本,传世拓本极为罕见。国内已知拓本仅五件,上海博物馆两件、故宫博物院两件、上海图书馆一件。本次展览上海的三件“黄帛”拓本同展,同编入集中,尚属首次。此外的善本佳拓均为上海图书馆度藏,遴选自明代后期至清代末期的原石善拓十数种,摹刻、临刻及相关拓片近二十种。各类相关评析文章,将会有多位专家撰文,相继刊出。乾嘉以来,训诂学的成就为金石学、文字考证奠定了基础。众多金石家投入《石鼓文》摹拓、校勘、研究之中。其中,张廷济(1768—1848)即为重要一员。本次展览中,有张廷济旧藏明代后期《石鼓文》拓本一卷。拓工精良,并有张廷济、张开福、端方、周大烈题跋,可窥见当时文人的艺品人格。

此《石鼓文》手卷之题跋,大多为张廷济所书,红笺题曰:“石鼓文,氏鲜字有,有罇字有,明拓也。庄味琴秀才昔年索余写对,而因见贻者,承摹汉佩印三品甚佳,奉检赠。道光十四年(1834)甲午五月十九日,叔未书与受之。”是年,张氏67岁。另一题共三行,约八十字,记与翁方纲、赵魏等相考《石鼓文》之景,也有史料价值。翁方纲长张氏35岁,官内閣学士。金石家鉴赏一派,翁氏实开其先。赵魏长张氏22岁,富收藏,精篆隶,居杭州,不时有兴拏舟来张氏清仪阁,谈金论石。地位、年龄之隔,均随金石之乐而融为一体矣。此卷受者张辛(1811—1848),字受之,廷济侄,嗜金石、精篆刻,所作古劲有韵,为张廷济刻仿汉佩戴印三方,即赏与明末《石鼓》佳拓,亦为一佳话也。张辛于1847年赴北京,居杨继盛故庐松筠庵。为其九世孙摹刻忠愍《劾严嵩疏》及《读马市疏》,辛慨任其事,一年始成,不幸染疫而亡,年仅38岁。张辛小张廷济57岁,却同年而逝,亦岂否有一缘耶。

在里面看报、下棋、打乒乓、聊天甚至午睡等,还内设单人、双人、多人间,有些生活不便的老人可以留住几天。这类日托所里有的还配备护理人员、助医员等。现在不

少家庭,小辈们要忙事业,白天安排时间照顾老人有困难,日托所不仅能满足老人的生活需求,也可以缓解老人的孤独感,是政府重视老年人生活质量创办的一种很好的养老模式。老人照顾好了,小朋友也不能落下。眼下不少幼儿园放寒假了,便是幼儿托班的旺季,这里有专业老师带领孩子们唱唱跳跳,一日两餐、三餐之余还有生活老师照看孩子,将孩子送进托班,爸爸妈妈便能腾出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工作,也解放了家里老人的时间。这些年上海还有一种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专门提供宠物照看服务,不少爱好动物人士由于各种原因白天无法照顾好宠物,又不忍心将宠物关进笼子,宠物乐园里有清洁和游乐专区,还有专人带宠物外出晒太阳散步,主人可以放心出差旅游,不失为一种方便的选择。

暂时的分开是为了更好的团聚,春节假期即将到来,再没有比全家团聚在一起更让人向往的事了,不如将焦虑情绪转化为对团圆的期待吧。

读者熟悉林清玄,多是通过语文教材和文摘杂志的渠道,他出版的书虽然曾创造了一年加印20次的佳绩,但想到林清玄,第一印象仍然是报纸专栏作家、文摘杂志常客。这与林清玄的职业有关,他毕业之后就职于媒体,以大量的专栏写作参与激烈的媒体生存竞争,在写作动力来源上与当年在香港办报的金庸是一致的。

林清玄走红,源于大量报刊对于副刊内容的需求,他创作最繁荣的年代,也是纸媒进入爆发式增长的前夜。林清玄的“美文”写作对专栏作者影响不小,一直到现在,轻灵、睿智、励志的小品式美文,仍然拥有大量读者。林清玄的很多文章都令人印象深刻,比如书籍《情深,万象皆深》《心美,一切皆美》《境明,千里皆明》,比如文章“清欢,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,是我们对平凡、简朴生活的追求和热爱”。按照当下新媒体流行程度看,他是当年篇篇“10万+”的作家。但在评价林清玄的作品时,最常见的声音是他的作品曾帮助很多年轻人度过了迷惘的青春期,给无数人带来过心灵安慰。

林清玄的文字之所以容易为青年接受,与他在文字中融入太多真切的生命体验有关。林清玄的写作风格,其实也可以视为中国台湾文学长期存在的主流写

林清玄:把灵性写作持续一生



通过这两扇立窗及透明大门,居民有三个维度能看到小区的草坪、树木和水景,尽管只是一个局部,已经很让人满足了。两扇侧窗就像两只镜框,里面“画”着小区内的一切风景,其中占画面大部的是两棵树,一是桂花,一是腊梅。“王顾左右”,哈哈,端的标标准准两条屏呢。物业不经意的分配,似乎冥冥之中已注定要与我仰慕的品格暗合——桂花与腊梅都是极低调的植物,枝干和叶子,毫无惊艳之处,而开的花朵,小巧,淡雅,清香,大方;不热烈,不喧闹,不亮丽,不张扬;没有一点儿风尘感、市井味和头巾气。现在正是传递梅花消息的时节,我自然而然地要念起腊梅一切的好。是的,腊梅和梅花并不是

作风格。林语堂在台湾的写作开了风气之先,后辈作家都受到了不小影响,除了林清玄之外,王鼎钧、余光中、张晓风,包括很容易被错认成林清玄的刘墉,读者都能在他们的文字里找到亲近与熟悉感。在这一批作家中,林清玄的禅意符号最为鲜明,他良好地把“才子写作”和“灵性写作”结合在了一起。童年时喜欢唐诗宋词、古典名著,青年时下笔行云流水,囊括所有台湾文学大奖,可谓春风得意。中年时热爱佛学,带动佛教文学创作,也曾因婚姻情感问题隐居山林……这些因素,都变成了林清玄在文字上的创造力,使得他的写作真的如清泉一样汨汨流出、不曾停歇。年轻一代专栏作家群中,也曾流行过林清玄式的心灵美文写作,但相比于林清玄,总还是让人觉得欠缺不少。这是因林清玄的写作是延续了中国古代散文以及“五四”新散文写作脉络的,不是“二手写作”,所以在意蕴上耐人寻味。林清玄的散文写作更多关注如何获得心灵平静,他的文字给读者带来抚慰、享受与激励。浮躁的心,需要林清玄式文章带来的安慰与清宁。当下,文学有了更多的替代品,林清玄过世,他和他所引领的美文写作,令人在追忆中有着别样的惋惜、惆怅与回味。

“一家门”,彼此所科所属都不一样。南宋诗人王十朋有诗嘲之:“非蜡复非梅,梅将蜡染腮。游蜂见还讶,疑似蜜中来。”说的就是这等尴尬事。但在坊间,人们通常把某种形状、习性以及气质相近或相近的事物引为同调,比如把鲸和鱼混为一谈,这并不是粗暴无知的划分,恰恰是简单明白的归纳。无法想象,要是把腊梅去掉一个“梅”字,它还能叫什么?倘使你不曾亲自入手过腊梅,那就无法知晓拾掇之难:在花市,头一个要碰到的问题是买已著花的还是含苞待放的:买已著花的就像买现房,是好是坏,一目了然,但花期缩短,没看几眼就要吟咏潇湘妃子之葬花词了;买含苞待

放的就像买期房,是好是坏全凭运气,最差的结果是含而不放,被它活活气死。另一件烦恼是运输:腊梅枝干硬朗而花蕾娇嫩,稍遇弹压碰触,立马黄消香断,大煞风景。所以,你看到马路上高擎腊梅走路,叫着“让开让开”,或一手举着腊梅一手把着自行车龙头的,千万不要嘲笑他的节俭——打的或自驾,即使粗壮阔大的枝干勉强被装入,也必定要付出些牺牲花蕾的代价。还有一件事令人难堪:缺少经验的人买回腊梅,猛然发现,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甚至号称“梅瓶”者,都不适用——不是开口太小,就是分量太轻;要么“头重脚轻”,要么“天女散花”……完全失去美好的观赏体验。当然,假使一切尽在掌控之中,恭喜了,尽管只是几茎腊梅,你将获得的是整个世界——正如李商

不必焦虑 许宝发

喜欢画梅,但在创作梅花题材作品时要如何不落俗套?

十日谈

梅花消息 责编:刘芳